

宫体诗与花间词
花间词之成因
花间词人剪影
“虽小却好，虽好却小”
咏史，别具标格
温、韦词异同
侧艳：妄说
“至真之情”非“淫靡”

花 間 詞

藝 術

艾治平 著

学林出版社

玉郎薄幸去无踪
绝代佳人难得
难忘巫山云雨情
梦瑶台
蟾宫折桂
紫塞月明千里梦里见春情
小池一朵芙蓉
石榴花发海南天
联章语绸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间词艺术/艾治平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10

ISBN 7-80668-074-8

I. 花... II. 艾... III. 花间词派—词(文学)—
文学欣赏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891 号

花间词艺术



作 者——艾治平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桑吉芳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上海市印刷十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7

字 数——38.9 万

版 次——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2501—45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074-8/I·21

定 价——25.00 元

作者简介

艾治平,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河北省乐亭县人。

一九四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同年二月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任总团部《改造报》见习记者。八月调新华社四野总分社,任随军记者。参加解放广州、粤桂边追击战和次年的渡海解放海南岛诸战役。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先后在四野兼中南军区《战士报》、广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任文化记者。一九六〇年调暨南大学。现为中文系教授,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并被录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剑桥国际名人传记辞典》、美国传记研究所《国际著名人物辞典》、韩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辞典》。

一九四七年出版《今日的北大》,次年再版。一九四八年出版《七五前后》(署名慕容丹),许德珩先生题写封面。该书现被列入《国家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参加工作后出版有:《初访五指山》、《血的友谊》、《谈通讯写作》、《再访五指山》、《边防之鹰》。近年著作有:《古典诗词艺术探幽》(台湾学海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翻印)、《诗词抉微》、《唐诗选析》、《宋词的花朵》、《历代绝句精华鉴赏》、《现代散文选读》、《秦牧评传》(合作)、《婉约词派的流变》(获优秀学术著作奖,国家教委颁发“荣誉证书”)、《诗美思辨》、《诗品辨析》、《清词论说》,并为全国二十余家出版社四十一部诗词曲鉴赏辞典写稿六百四十余篇(已出版三十四部)。

著名作家、当代散文大师秦牧于《古典诗词艺术探幽·序》

中云：在我和艾治平同事的时候，我感到他是个比较沉默内向，甚至有点心情抑郁的人。以后，我才知道，由于家庭出身一类的问题，他曾经走过相当坎坷的生活道路。为了一些自己原不需负什么责任的事情，受到许多的打击和磨难。这是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不少知识分子共同的遭遇。但是坎坷有时也有好处，它考验了人、锻炼了人。不是有一句古语这样说吗：“多难兴邦。”“多难”，有时也可以“立人”。自然，多难不一定兴邦，不一定立人，它有时也可以使一个国家灭亡，使一个人死掉。这是常识，毋须举例。我们年青的共和国曾经被那股“左”得离奇怪诞的势力拖进一个苦难的境域，面临一个更加黑暗的深渊，而且已有大批善良的人在那个不幸的年代里被折磨死去了。但是，在苦难中幸而不死，受考验、受锻炼坚强挺立起来的人也多的是，我觉得艾治平就是其中的一个。读他这部《古典诗词艺术探幽》的原稿，我较深地理解到他对生活的执著和治学的辛勤，不是孜孜矻矻，广泛涉猎，殚精竭虑，体察幽微，这样的著作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艾治平在《婉约词派的流变·跋》中谈到过对北大的感情，他说：犹忆四十余年前，聆俞平伯先生教诲于北大红楼，恍如昨日，但以个人才力弩钝，天性疏惰，偏又“运动”场上，干校田头，岁月空度二十三年！迨时来运转，方期潜心向学，而人也垂垂老矣。有愧母校培育，有负良师教导。每念及此，五内俱焚。

（据《北大人》，书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版，略有改动）



作者肖像

目 录

上 编

《花间集叙》解读·····	3
宫体诗与花间词·····	6
花间词之成因·····	10
花间词人剪影·····	15
“虽小却好,虽好却小”·····	52
咏史,别具标格·····	65
温、韦词异同·····	82
侧艳:妄说·····	91
“至真之情”非“淫靡”·····	103
余韵·····	108

下 编

悲莫悲兮生别离·····	115
玉郎薄幸去无踪·····	130
往事那堪忆·····	150
追求·望归·爱而恨·····	169
绝代佳人难得·····	182
人生自是有情痴·····	200
难忘巫山云雨情·····	216
天上人间美女图·····	231
梦瑶台·····	252

寄语青娥伴,早求仙	266
蟾宫折桂	283
一闭昭阳春又春	300
纤纤玉指,拍按香檀	318
紫塞月明千里	338
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360
梦里见春情	370
情真·景真	393
小池一朵芙蓉	412
听取新翻杨柳枝	425
市景·乡情	441
石榴花发海南天	456
嬉嬉钓叟莲娃	470
乌帽斜欹倒佩鱼	491
联章语绸缪	510

上 篇

《花间集叙》解读

欧阳炯《花间集叙》曰：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回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相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

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月夜，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

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叙。

这里，须说清楚的问题有三：

一是《花间集》的命名,是对十八家词的赞颂。本为美玉,犹加雕琢;本为鲜花,尚予剪裁。“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中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清词丽音的《白云谣》曲,偏由神仙中人西王母唱出;美酒佳酿,又使周穆王怡然心醉。这类作品犹如歌于郢中的《阳春》《白雪》:或似鸾凤之鸣,优美动听;或如激扬清乐,声遏行云;而字字皆与十二韵律谐和。用欧阳炯的话说:“昔郢人有歌《阳春》者,虽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故“花间”者,喻美文也。

另一方面,这里借用乐府《杨柳》(《折杨柳》、《杨柳枝》)、《大堤》(《大堤曲》、《大堤行》)等历代相沿的名曲;或古诗中的“芙蓉”(《古诗十九首》其六)、“曲渚”(何逊《送韦司马别》)那样的名篇,说它们曾经使文豪大家,如楚国春申君的三千门客“皆蹑珠履”;如晋代石崇出示巨大的珊瑚树以竞争高下。这样引起“绮筵公子”、“绣幌佳人”或传抄或演唱,盛况空前。赞古以喻今,显然是对花间词而发。

二是对“南朝宫体”的看法。欧阳炯对唐以前的艳体诗虽无微辞,但于“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后紧接云:“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对宫体诗有所批评,应该说还是相当客观的。王国维早就说过:“读《花间集》、《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①这样说,并没有贬低花间词,也并非如有人说的是什么误解。唐代诗人与歌妓交往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何止一个杜牧之!即使“奉儒守素”的杜甫,“唯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也从未讳言。“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月夜,自锁嫦娥。”也是言之有据的。而词在当时是歌妓用来演唱的。这样,“绮筵公子”,“文抽丽锦”,“绣幌佳人”,“拍按香檀”,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在陈、梁宫体诗中,我们看到一些写女人的冶容媚态,锦衣绣衾,美

玉佳玩。类此的人、物在花间词中也绝不少见。所异者，在兴趣，在情味，在雅俗。前者抱的是狎邪态度，猥褻情怀；而后者则“景真情真”，故“所作必佳”。正因此，欧阳炯标举李白和温庭筠：“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并云“迩来作者，无愧前人”。这里所指显然是韦庄以及众多的诗客曲子词人。

三是赞赵崇祚所辑之《花间集》炫耀夺目如“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而其功绩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并再次指出这五百首诗客曲子词的《花间集》如郢人所歌之《阳春》，它是“庶住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西园”，汉末曹操所建，在邺都。曹丕《芙蓉池作》诗：“乘辇夜行游，逍遥涉西园。”曹植《公宴诗》亦云：“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曹魏时诸子尝游西园，饮酒赋诗，极一时之盛。这里意谓希望《花间集》中作品流传文坛，不要再唱《采莲曲》之类流行旧调了。雅士情怀，于最后尤可见也。

注 释

①《人间词话删稿》。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宫体诗与花间词

《南史》卷八《梁本纪》：梁简文帝“雅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又，《南史》卷六十二《徐摛传》：“（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好，自斯而始。”杜确《岑嘉州集序》云：“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始为轻浮绮靡之词，名曰‘宫体’，自后沿袭，务为妖艳。”对于宫体诗，古今之论述多矣。鄙意以为宫体诗既乏儒家“温柔敦厚”诗教宗旨，也有违其“雅正”（典雅纯正）之规范，但绝多并非藏污纳垢的渊藪。清代性灵派大师袁枚直言无讳，力辟陈言，一云：“诗之奇平艳朴，皆可采取，亦不必尽庄语也。”进而倡言：“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①他并反驳卫道者对“艳诗宫体”的诘难曰：

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苏、李以夫妻喻友，由来尚矣。即以人品论，徐摛善工（宫）体，能挫侯景之威；上官仪词多浮艳，尽忠唐室；致光香奁，杨、刘崑体，赵清献、文潞公亦仿为之、皆正人也。……缘情之作，纵有非是，亦不过《三百篇》中“有女同车，伊其相谑”之类，仆心晏已矣，圣人复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臂之也。宋儒责白傅杭州诗忆妓者多，忆民者少，然则文人“寤寐求之”至于“展转反侧”，何以不忆王季、太王而忆淑女耶？^②

宫体诗中最受人诟病的是梁简文帝萧纲所写被当作女色玩弄的美男子“变童娇丽质，践董复超瑕”的《变童》诗。（此诗未收入《玉台新咏》）。但宫体诗作为总体说，我仍旧欣赏十年前我在《诗美思辨》一书中曾经引用过的一位青年学者的话。他说：

但是在以往我们显然夸大了宫体诗中的“肉欲”色彩，如果说简文帝的《变童》等诗确实暴露变态的性意识，那么同样受到诟病的其他一些作品：如陈叔宝的《玉树后庭花》、杨广的《喜春游歌》，就很难说有过多淫荡的情调，更不用说《花间集》中更多真切真诚的“艳情”之作了。只要我们注意起人的主题在文学中的觉醒，注意到六朝时期文学觉醒带来的人性的强化和人情的浓化，就有可能在灯红酒绿甚至情欲宣泄中看到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与肯定。（陈一舟《为“形式主义”诗人辩护》）

花间词受宫体诗（后称艳情诗）的影响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现在我们试将二者稍作比较。在宫体诗的作者中，向以梁简文帝萧纲为代表，其《咏内人昼眠》云：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
攀钩落绮障，插鬓举琵琶。
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
簟纹生玉腕，香汗浸红纱。
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温庭筠〔菩萨蛮〕其十三云：

雨晴夜合玲珑日，万枝香袅红丝拂。闲梦忆金堂，满庭萱草长。 绣帘垂翠幕，眉黛远山绿。春水渡溪桥，凭栏魂欲消。

诗词俱写昼眠，而风光异趣。诗先写室内绮幃、琵琶等精美物品和人的动作。“梦笑”以下，内人（宫人）的娇姿艳态如见。“绮靡之词”，一结尤甚。词以景起，雨后新晴，夜合花开，千枝万朵，香气流溢。在这幽美的环境中，她沉入午睡的梦境：金堂华丽，萱草满庭，令人乐而忘忧。接写沉思、远眺，触景生情，怎不魂为之销！诗是一幅具有娇艳情态的仕女画，词则是一位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活生生的人！文笔的清新流畅，意与境的融溶和谐，词更远胜过诗了。

再如萧纲另一首代表作《美人晨妆》：

北窗向朝镜，锦帐复斜紫。
娇羞不肯出，犹言妆未成。
散黛随眉广，燕脂逐脸生。
试将持出众，定得可怜名。

孙光宪〔酒泉子〕其三：

敛态窗前，袅袅雀钗抛颈。燕成双，鸾对影，耦新知。
玉纤淡拂眉山小，镜中嗔共照。翠连娟，红缥缈，早妆时。

诗词主题尽同。诗浅白如话，由临窗向镜，到涂粉黛、燕脂，而成为出众的美人。词重在写人的情态。窗前晨妆，颈边的雀钗轻轻地摇晃。“燕成双，鸾对影”，既以燕、鸾喻首饰，又有燕侣、鸾俦暗示生活美满之意。“玉纤”二句，形象活泼，佻嗔实喜，十分传神。一位美丽、多情却又不耐娇羞的女子，展现眼前。诗多铺叙，最后并出之以议论。而词则以形象、动作、暗喻、心态以及妆成后的秀美，使人物栩栩可见。

另一方面，类似南朝宫体的词，在《花间集》中绝不鲜见。如温庭筠〔归国遥〕其一：

香玉，翠凤宝钗垂翠靫。钿筐交胜金粟，越罗春水绿。画堂照帘残烛，梦余更漏促。谢娘无限心曲，晓屏山断续。

上阕先用香玉、翠凤、宝钗、钿筐、金粟写其头饰之华丽，再用“越罗春水绿”状其服饰之美。琳琅满目，上下生辉，烘托美女的富贵艳丽。下阕写烛残夜尽，更漏声声，梦醒后的百无聊赖。辞藻堆砌，了无意趣。

〔归国遥〕其二

双脸，小凤战篋金贴艳。舞衣无力风敛，藕丝秋色染。锦帐绣帏斜掩，露珠清晓簟。粉心黄蕊花靥，黛眉山两点。

上阕写容貌、头饰、衣着妆束。下阕写室内陈设（锦帐、绣帏、竹席），并再写美女形象。李冰若称上二首词“除堆积丽字外，情境俱属下劣”。^③唐圭璋说这首（其二）“全写一美人颜色服饰之态，而情酝酿其中”^④，但这“情”“酝酿”太深，生命的活力微弱难觅，雕绩满眼而无生气。

这类词与“南朝宫体”相差几希呢？

总之，我以为“言之不文”、“秀而不实”从文意看，是批评“南朝宫体”，但如果以之衡量某些花间词，亦无不可，当然这与从整体上视《花间集》为“颓靡”，并非一回事儿。

注 释

- ① 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
- ② 袁枚《答戴园论诗书》。
- ③ 李冰若《栩庄漫记》。以后凡引此书，均不注出处。
- ④ 唐圭璋《温韦词之比较》。

花间词之成因

当我几次通读《花间集》并按其内容分成二十四类写成本书“下编”后,我清楚地看到,花间词虽亦有咏史吊古,感伤亡国,紫塞月明,南国风光等方面的题材,但十之七八仍是男欢女爱离情别绪的艳情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概言之约有三端:

一、从文学的流变发展看。自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强调诗要表达人的多方面的喜怒哀乐之情,使其在作品中起主导作用,中间虽有曲折迂回,但中唐以后,爱情生活大量进入诗的主题,至李商隐达到新的高峰。他们的爱情诗深情窃邈,托兴幽微,缠绵宛转,铭心刻骨,且又秾艳多姿,热烈真挚而飘忽迷离。至唐末韩偓,诗名《香奁集》,其自序云:“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之口,或乐工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记。”论者有谓“元氏艳诗,丽而有骨;韩偓《香奁集》,丽而无骨”^①。纪昀云:“《香奁》之词,亦云褻矣。然但有悱恻眷恋之语,而无一决绝怨怼之言,是亦可以观其心术焉。”^②而与李商隐同时又并称“温李”的温庭筠,人们赞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陈振孙),其词“香而软”、“香而弱”(详后),与儒家“诗言志”、“诗无邪”、“温柔敦厚”的诗教,迥异其趣。《旧唐书·文苑传序》称:“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于论列唐代作家成就后,赞曰:“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玗翠羽,自成华彩,置之文苑,实焕绡图。”^③论者尤重视文学的独特表现技巧,音律词采,强调美之本质所